

江文湛评传

康征·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文湛评传 / 康征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9

ISBN 7-102-03778-3

I. 江... II. 康... III. 江文湛—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5924号

江文湛评传 康征*著

出版 / 人民美术出版社 www.renmei.com

社址 /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特约编辑 / 魏明道

责任编辑 / 关宏

总体设计 / 魏明道

摄影 / 陈汉军 陈曦

印刷 / 西安新华印刷厂

版次 /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经销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8.75

印数 / 1-2000

书号 / ISBN 7-102-03778-3

定价 / 60.00元



目 录

序章 / 夜观天象 / 1



第一章 / 飘摇的家园 / 11

1. 童年的影像 / 11
2. 自然的蒙养 / 19
3. 绘画的启蒙 / 21



第二章 / 在风雨中燃烧 / 26

1. 莘莘学子 / 26
2. 在西安特种工艺厂 / 29



第三章 / 歌者的春天 / 36

1. 罗铭门下 / 36
2. 任教西安美术学院 / 39
3. 深圳遗梦 / 47
4. 回归 / 53



第四章 / 半醒之境 / 55

1. 走进绘画时代 / 55
2. 阵痛与新生 / 57
3. 半醒之境：朦胧的清晰 / 60



第五章 / 红草园之梦 /64

1. 梦圆红草园/64
2. 一株老梅树/68
3. 雪夜煮酒/71
4. 画道无道/76



第六章 / 绘画美学意识的觉醒 /83

1. 心灵的箫吟/83
2. 文人三境/88
3. 江文湛学术思想解析/93



第七章 / 酒后布道 /103

1. 山门清谈录/103
2. 走马京华/110
3. 雾里观花/122



尾章 /128



后记 /129



红草园瀑布

序章 / 夜观天象

我没有见江文湛本人之前，在几位花鸟画的朋友那里已熟悉了他的名字。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也渐渐地在心里描摹出他的形象来：好酒重情，潇洒飘逸，不拘小节，有时也寻奇觅古，探研老释。我不能把他的这些特点与一个画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啊。我最初对他的兴趣就是一种对情感和风度的向往，不知何时能与此人举杯共饮，畅谈胸怀，甚至一醉方休。

中国有一个民间自发的“中国当代花鸟画邀请展”，始于1986年的南昌，到1996年已历十年的第十一届正在山西太原举办，由赵梅生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美术观察》为这次活动出了专集，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他的绘画作品《盛荷图》、《秋塘鱼戏图》、《寿桃》、《和平鸽》。他的绘画以线造型，画面上的线条热情奔放而富有理性，构图简约而富有视觉张力，色彩斑斓，格调雅洁，他的画当然也向我透露出了一个文人的激越情怀和野逸的精神内涵。好像是他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正忙着给朋友写请柬，长长的头发，黄色的汗衫，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当时我正在山东鄄城担任着县长秘书的职务，黄河大水泛滥，县里正在防洪，我便匆匆返回了。虽见其人，却是无缘，未曾攀谈。但是，我已初步地知道：江文湛，1939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祖籍安徽省歙县。1957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油画和雕塑，1961年被分配到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工作。1978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著名山水画家罗铭，专攻山水画兼习写意花鸟画，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调入西安中国画院任副院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已出版画集多种。

再见江文湛是在2002年4月，西安西部艺术博览会期间，在河南画家韩学中的引荐下得以拜访他，并与他有了一次畅谈的机会。我们谈当代花鸟画的现状、谈“长



▲ 笔墨生涯之器

安画派”的意义和历史贡献，而且还谈到绘画的本体意义、儒释道文化的差异和内在联系，还有他的收藏等等，当我问他：传统的或现代的，你最喜欢谁的画？他几乎没有思索，说道：“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画。”他的谈话颇富锋机，逻辑性很强。他身上带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和亲切感，笑起来喉咙里有一种咯咯的谐和音，可爱而动人。虽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但他胸膛里跳动的却是青春的激情和活力。读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画集《江文湛》，我对他的作品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他绘画中那飘逸的神采、空灵的意趣、热烈的气氛、野逸的文人精神使我顿生激动之情，在艺术欣赏的空间里，我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和审美情感上的愉悦。他绘画中的灵性就是他对大自然虚无缥缈状态的一种准确把握，他的画面一下子就抓住你的感情，并对你的感情产生抑制力，牵着你、引导着你，甚至是拖着你进入他布置的美丽的陷阱，你会在这个美丽的陷阱里失去世俗的自我，而找到本性的自我，此时，你敢哭、敢笑、敢于赤裸着身躯掏出自己的灵魂让大家看。对一个研究者或欣赏者来说，喜欢是进入艺术家堂奥的第一步，我就是由此而进入江文湛的艺术世界的。

……沔峪口到江文湛的红草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这里是秦岭山区最为典型的青山绿水地带，既不像北方山水那样枯秃，生硬得像一张木乃伊的脸，也不像巴山蜀水那般的凶险，隐藏着无限的阴谋。这是一片有灵性的山水，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二

在整理江文湛的文稿时，偶然发现了一首儿歌。这首儿歌曾使他老泪纵横，他的感情坚毅而脆弱，不经意间，或许是生活中某些一般人看不出的细节常常打动他感情的琴弦。多情善感，指物见性，感物伤神，同样是他绘画中常见的创造性机缘，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心理潜质。他的童心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竟还是那样的明澈、单纯。我也不禁默读这首儿歌，细细地体会它给画家带来的情感慰藉。儿歌唱道：

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
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
眼睛不会眨。
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
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
嘴巴不说话。
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
他没有亲爱的妈妈也没有爸爸。
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
我做他妈妈，我做他爸爸，
永远爱着他。

或许是在微醺之后，稿纸上的文字有些凌乱，一些文字被泪水润化变得有些模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和对童心的理解的：“在童年的心里眼睛是要眨的，会眨的眼睛是会传情的，它给人带来无限的快慰。有嘴是要讲话的，那长了嘴的生命会给人种种对人生质问的答案，然而，这首儿歌中所描述的泥娃娃压根拒绝了人想知道的一切，因为他不会说话，也不会眨眼睛传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当这个泥娃娃不会眨眼睛也不会讲话也没有妈妈爸爸的时候，一个童心愿意拯救这个孤儿，也只有童心才能够拯救。”



▲ 绿水清波



▲ 雪漫茅亭

人都是从童年的梦幻和憧憬中走过来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教育，一个成年人距离童年那份原始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却越来越远了，在《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悠长的吟唱中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人也便失去了一份朴素的情感，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也是最可怕的。如果在他的艺术作品里不能体现出对朴素和真诚的呼唤，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情感审美是东方文化最朴素的审美理念，是意识形态的高层次追求，也是中国绘画所要表达的精神意蕴。江文湛不但没有忘记他的童年，相反的，在他人生的历练中却一步一步地加深着对童年的认识，这是因为：

童年时代的他曾逃命于战争的硝烟中；

少年时代的他曾在工地当小工，砸石子，十指磨穿；

青年时代的他求学西安，家庭屡遭变故，使他又过早地体味到了人情的冷暖、世道的辛酸，情感和生命都失去了归属，一本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陪伴他度过了几多不眠之夜，对酒当歌，生活中的种种打击甚至使他产生了出家的念头；

成年的他为生活亦为发展曾浪迹于深圳，当女友把他当作平静的港湾，而不是一座高山时，他带着失意和凄凉而返……

在江文湛的人生中，他的感情世界丰富而充实、神秘而裸露、艰辛而美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无意去描述他的隐私，但我同样不避讳一个艺术家的纯真情感。从感情到绘画，艺术家在履行着他们的特权，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艺术的手段同样也不是万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有了情感，所以才有了他绘画中含情脉脉



▲ 空空的画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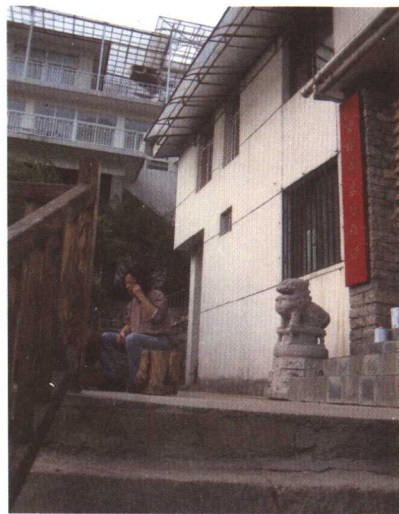
的红草、风姿绰约的荷花、气质不凡的鸽子、凌寒醉雪的梅花、慈母情深的乌鸡、冰清玉洁的海棠、浅唱低吟的石榴、热情奉献的寿桃。情感因素是他绘画中最为活跃的艺术因素，也是他赋予中国花鸟画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花鸟画是人类在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诞生的，借物言情是花鸟画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完成了人物画的直露表白之后，唐代画家找到了感情抒发的隐寓形式，他们发现花鸟画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够自由地表达个人情感，能够畅快地描绘自己不便袒露的内心世界。他们观察到自然界的鸟语花香、草木兴衰与人的审美情感的抑扬顿挫是相通的，人们的审美需求使花鸟画脱离人物画的配角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并走向成熟变为一种可能，从尉迟乙僧、薛稷、边鸾等画家最初的创作理念上可以看出这种艺术形式对人类的艺术精神的召唤和情感境界的向往。薛稷画鹤，风姿绰约，神韵高昂，诗圣杜甫称之“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这是画家对自然世界的直觉观照，是自然生态与画家人文意识的和谐划一，同样也是画家心胸宽阔、志趣高洁的自然流露。五代时期，终身不仕、自命高雅的徐熙，放情于闲云野鹤间，游田园野圃，察花竹蔬果草虫蝉蝶之情状，“未尝以赋色晕淡细碎为功”，信笔书写，直达胸臆，其“野逸”精神成为中国绘画的审美标准之一，绘画艺术不再是现实物象的直观描述。从花鸟画的原始生态中，我们不难

看出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感是绘画的最本体的内涵。江文湛的绘画能有今天这个面貌，同样也是他情感世界和心理历程的一个缩影。现在，他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他的创作心态渐趋平和，他的绘画因此拥有了一种平而不淡、谦和中庸的气象。色彩所渲染的情绪在他绘画中也有把柄可握，他的色彩热烈奔放、层次分明、张弛有节、挥洒有度，形成了他绘画秀雅的一面。还由于他的文人性情和他对生命、人生的深层次理解和思考，他的绘画也有野逸的审美精神，但他的绘画的



▲ 苍苔步痕



▲ 屋宇鳞比



▲ 好个天井



▲ 古香古色

野逸之美显然没有传统绘画野逸情趣的萧瑟与冷峻，而多了一份静美与祥和，他绘画的这一格调我称其为“雅逸”。

雅逸是他绘画的基本风格，也是他情感的艺术方式，同时也是他的诗人情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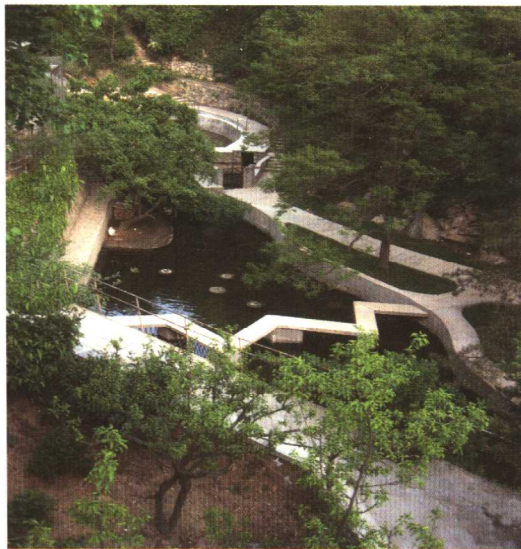
我与江文湛的访谈简单而明快，那段时间他又患感冒，断断续续的几天访谈所获甚少。我返回北京的时候只拿了他大大小小的一堆画集，我心虚得要命，我知道单凭绘画是不能够完全道出一个艺术家的心声的，艺术家的思想、阅历和绘画是不可分割的，我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当时正住在中华文化画报的办公室里。

入夜，菜户营极其寂静。我开始写这部书稿，写着写着江文湛便仿佛微笑着朝我走来了。我在书中也极力寻找着我为什么把他作为我研究的个案的理由。无论是纵观还是横观，我们都不可能绝对全面地认识当代的花鸟画坛，尤其是多元化的艺术格局和商品社会时代所培养起来的“富翁画家”，使他们有惟我独尊的狂妄心态，这时候让他们去看到他人的艺术优点，无疑是要动他们的“奶酪”，因此，我也不渴望我对江文湛的研究能够得到多少人的称赞和对我本人带来多少荣誉，这完全出于我个人对艺术的一种兴趣。我对绘画的审美倾向于文人化，而我们这个社会又太缺乏文人性，社会文化处于疲软状态。江文湛非常清醒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自由却是无限的，况且他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践者，为了自己的目

标他一直在研究探索，他对艺术、生命、人生都是极真诚的，他力求在生命的共同体中叩问人生的意义。因此，他关注一草一木的生命存在，在四时更替、风雨雷电中体察自然世界的信息，而且是那么坦然执著，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绘画中没有概念化的东西，有的只是鲜活的、焕发着生机的生命情趣。

在写江文湛这本书稿之前，我也研究过几位书画艺术家的东西，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因为当时我对书画的理解还相当肤浅，时过境迁，我对那些东西几乎都要忘却了。写作期间，我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几位美术理论老师的讲述虽然对我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但把老师的东西拿过来给江文湛套一套，似乎大相径庭，一点也不管用。我在老师那里学来的十八般武艺一时还没有用武之地，我在惶惑中再次走进红草园，走进他的生活，倾听他讲述“去竖留横”的园艺知识。我对江文湛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一种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在写作之初即否定了用某种概念去套写他，我同样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体味他的人生、他的情感、他的精神世界，在此，我找到了一条写作的主线，那就是通过洞察他的心灵世界来考察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继而与我的艺术理念相碰撞，从而寻找江文湛花鸟画的审美内涵和精神层面的意义。我的心和他是相通的，首先我不否定他身上所发生或所代表的一切，我有时会穿越时空隧道伴随他走进历史的天空，感悟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有时还会在庄周梦蝶的境界里。写作累了，懵懵懂懂地从电脑空间里走出来，一时竟不知我是康征还是江文湛了。江文湛是一位追求绘画的自由精神的艺术家，他以生命的激情和情感对待艺



▲ 曲桥委婉



▲ 一枝一叶总关情

术，他的绘画因此充满了浪漫的闲适和随意。正如他所说的：“我对人生的理解是在比较中得到安慰的，我的心态和绘画逐渐从这种状态中走向平和的境界，我的艺术是随意的。我信仰艺术，艺术是生命科学，如何运用生命，这是画家的任务，我以宗教的态度去认识、理解艺术。我认为我追求艺术是与生命交流。我担心雪、雨、风暴，因为我担心自然灾害会摧毁我的花草，我以生命观对待它们。”

四

江文湛是一位生活中的歌手，他对自然生态的热爱和感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或者说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他常常乐此不疲地把毛毛虫贴在玻璃上，阳光照射过来，毛毛虫身上的花纹就显得格外的美丽，五彩斑斓，他一看就是大半天。大人们不解在童心的眼睛里世界应该是另一种样子吧。我们在红草园促膝相谈，谈起童年时代烧地瓜、烧毛豆、捉蛴蛴的事，他对技巧方面的细节真是了如指掌，童年时代的他即有一双善于观察的慧眼。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江伯竿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家庭出身并没有给他带来福音，却使他较早地体验了人生。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特种工艺厂，成为一位有知识的劳动者。在学艺的道路上，他经历过严格的西方绘画的训练，是典型的科班出身，如果延续他的西方绘画理念，他或许会成为一位不错的油画家或雕塑家。在工厂绘制屏风的图案时，他发现线条的魅力，屏风绘制完毕后还要传给下一道工序，因此线条是肯定的、具体的而不是意向的，这时段他开始练习书法，重温童年时代老父亲给他的功课，这期间，他逐渐地从院式教育的园囿中脱离出来，真诚地皈依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精神。他的绘画艺术起源于劳动，他绘画中的“巧”与他的工艺生涯中的心灵手巧之“巧”、能工巧匠之“巧”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总能够在生活的空间里找到艺术创新的机缘，江文湛是在逆境中开始悟道的。

红草园最动人的是它的傍晚或夜晚，宁静而多姿，夜的眼睛慈祥地抚慰着这里的一切生命。四周黑魆魆的山仿佛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微微地在睡梦中发出鼾声。遥远的山上时隐时现地有几点光亮，在那样的一个去处不是道观定是寺院，几点灵光启迪着人们的智慧。瀑布的流水声传来，更加衬托出夜的宁静。山风过处，草木窸窣窸窣地低吟。就是在夏季，这里的夜还是那么凉爽，月明星稀之夜，天上白云悠悠，望得久了，你感到哪块云就像老子出关的影像。定睛环视四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红草园的一只老鹅卧在水边瞪着眼睛望我，很有智慧的样子。品评一个人，好似夜观天象，怎一段文字了得。

第一章 / 飘摇的家园

1. 童年的影像

我在山东省郯城县考察时，详细地翻阅了《郯城县志》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郯城县文史资料》多卷，并且访问了江文湛印象中的故居。我发现这里祖居的江姓人家，自江文湛一家迁走后，也并没有江氏家族的旁支或后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江文湛的祖籍并不是山东省郯城县。从何处、何时、何代迁居于此？据江文湛父亲自传得知由清乾年间江姓迁居郯城到江父已是13代了。从江文湛出生到迁居徐州，他在这里生活了九年。这也是他坎坷的人生阅历中最明媚的一段日子，代表着他的性格构成中积极、温暖、希望的一面。



▲ 劫难时的父母

江文湛，乳名复兴，1939年农历七月二日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属兔。他

出生时，家里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江文达，二姐江文述，三姐江文逵，四姐江文述，五姐江文钗，六姐江文钿，哥哥江文输，字江小竿。在江家姐弟中，江小竿也是一位画家，生前为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生于1928年，乳名同志，长江文湛11岁。父亲江伯竿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农业专科，酷爱京剧，拉得一手好京胡。父亲在外谋生，家中事务全由母亲操持。江文湛是江家的第二个男孩，他的出生给家庭

带来了欢乐。老子《道德经》言：“‘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湛”字的本义是说道的形体：它虽然隐没无形，似亡而又实存。江伯竽先生为儿子取名为“湛”，是不是他取了《道德经》的原意，不得而知。成年后的江文湛无师自通地喜好老庄之学似乎与他的名字有着某种暗合。

他童年时代的小城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龇牙咧嘴的钢筋水泥，小城是原生态的，绿树环合，流水清冽，生机盎然，这种淳朴的生态美一直保持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如他所忆起的：“我的家乡是鲁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虽是县城，城里城外只是一个土围子隔着，城乡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城内有片片的庄稼和蔬菜地，有些土地延伸着和乡间接壤。我儿时的家就住在土围子里面，可算是城里了。”

郯城虽小，却是一个人文景观颇富的地方，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城东不远有孝妇冢，据《汉书》等史籍记载：孝妇姓周名青，汉代东海郡郯（今郯城）人，年轻守寡，为照料婆婆不肯再嫁。婆婆觉得自己连累了媳妇，自缢身亡，周青因此而被官府枉杀。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以此为原型，写成名剧《窦娥冤》。城西有于公墓，这位于公便是为周青奔走伸冤的于公。城区还有孙臆战庞涓的古战场。距县城不远的码头镇，自古以来是联系鲁南西北的重要商埠，由此乘船沿沂河南行达邳州徐塘口入运河则南可抵苏杭，北能达京师。这里又有种植银杏和板栗的传统，每逢秋季，金黄色的银杏叶随风飘落，那真是天地间的一道风景。郯城地处沂河、沭河下游，沿河流域大面积的河滩沙地上种植着板栗。板栗成熟了，用糖炒过放在嘴里一咬，顿时满口生香。

故乡，总是那么值得眷恋和回忆。

江伯竽先生大学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在郯城办一所农业中学，培养有科学农业种植的新型农民。但时局动荡，经济萧条，国民政府无此财力，几经呐喊却无人问津，他美好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只好带着凄凉的心情到临沂二中任教去了。理想与现实、命运与时代总是存在着不协调，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造成的，理想不可能在动荡的环境里实现。父亲是京剧票友，在他那抑扬顿挫的京胡韵调中，童年时代的江文湛获得了不少的音乐享受，给他带来无限的欢乐，但在父亲，谁又能理解他心中的节律呢？

江伯竽先生是山东省郯城县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乡后极力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力图改变落后的农村播种模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关于他的一生，江小竽先生在《江伯竽传略》中有详细的记述，为保存这一资料，在此，我全文转录：

江伯竽，1896年出生，1970年12月22日在徐州第六初中去世，享年74岁。

江伯竽为其字，名应笙，“竽”与“笙”均为吹奏乐器名称。其父江步月颇有些古文字功底，为儿子取名亦带有书卷气，他擅书法，对儿子深有影响，伯竽少年时代对书法下过苦功，他临摹的柳公权字帖，字迹工整、圆润、秀丽，仿佛原碑上捶拓而来，后习颜、欧、王、怀诸体遂自成一家。

江步月早亡，伯竽由其母江颜氏抚养成人，步月弥留时对其妻子留遗言：一定要供儿子读书，以使书香后世流传。颜氏亦颇知“识文断字”、“知情达理”的古训，省吃俭用，积攒了相当数目，足够儿子攻读大学的钱款。1917年伯竽应试，一举考取了北京大学，金榜上江应笙名列前茅。因他心中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立志要改变贫穷落后的旧农业国，最后毅然决然选择了北大农学系。在他入学的第三年，即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当军阀政府准备在帝国主义列强“巴黎和会”上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愤怒了！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当时23岁的江伯竽是个热血青年，他不顾一切地参加了这一伟大革命斗争，担负着班级中的组织工作，组织同学开会游行，在列队游行示威时，他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整日在天安门广场



▲ 1953年摄于江苏徐州的部分家族成员（右戴领巾者为江文湛）